

我從南印來

菩提法林尼眾辯經學院

編輯組採訪整理

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；

198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蒙哥設立尼僧院——菩提法林

從開始僅18位阿尼，至2005年已有165位阿尼在菩提法林接受嚴謹而完善的僧教育，菩提法林尼眾辯經學院的生活究竟如何？讓我們一起來認識。

流亡印度的新生

西元1959年3月10日，藏人因無法忍受中共長期的壓迫，於西藏首府拉薩發生大規模的抗爭運動。在中共大軍的鎮壓下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與近十萬藏人被迫流亡印度。自此，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為西藏流亡政府與達賴喇嘛駐錫的所在。而在南印蒙哥（Mundgod），格魯派三大寺院甘

丹、色拉、哲蚌寺也一一設立，接續著藏傳佛教教法的傳承。

1986年，在達賴喇嘛的指示下，一所專門培育尼僧的佛學院——菩提法林尼眾辯經學院（JangChub ChoeLing Nunnery）也在蒙哥成立，從最初的18位阿尼，到2005年尼僧院已招收近165位阿尼，這些認真的女性修行者，正一步一印地踏出藏傳佛教史上新的印記。



尼眾辯經學院招生了

寶成法師（Tenzin Norzom）是居住在印度的第二代藏人。學院招生時，她是最初的18位阿尼之一。

◎菩提法林初成立時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對阿尼們開示。（照片提供：菩提法林）

「我在1987年出家。出家前，我對佛法並沒有太多了解，只是有很大的興趣。由於我的爸爸對藏文的念誦很熟悉，所以他會教我藏文和一些佛教經典，並且和我一起誦經。我非常喜歡和父母一起誦經作定課的感覺。之後我去上學，學校除了藏文之外，還有其他科目，可是我還是只喜歡藏文。

後來達賴喇嘛到我們村裡，和當地的婦女藏胞團體討論之後，便決定在我們那邊成立一個尼僧院。成立尼僧院之初，他們到附近村落的學校詢問：『有沒有人要當阿尼？（藏語稱女性出家人為「ani」，音譯「阿尼」。目前藏傳佛教尚未接受女性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尼的傳統。）可以來報名。』當聽到這個消息時，我想如果可以當阿尼，不但可以學法，還可以長壽，便很高興地向我的父母爭取要出家。但是，我的父母不相信我想當阿尼，雖然基於對佛法的深信，他們對於我出家並沒有極力阻止，卻認為我的年紀太小，擔心這出家的想法並不健全。所以，就把我這個期望耽擱了好幾個月。後來他們請了一個有證量的出家人占卜，結果占卜的卦象很好，父母也放心很多，就准許我出家。那一年，我才

9歲。

可以在人生最黃金的時期出家學法，我想這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地方。」寶成法師目前是學院十六年級《俱舍論》的學生。

格魯派十九年辯經學程

在藏傳佛教發展過程中，因傳承、典籍及論疏等的不同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派。其中格魯派為宗喀巴大師所創立。當年，宗喀巴積極倡導僧人嚴守戒律，學習教法須遵循次第，逐漸建立了嚴密的學道次第。在學經制度中，先顯後密。學經僧人須先學顯宗五部大論，經19年，學完方可參加格西學位考試。格西考試要6年的時間，獲得格西學位後，再入上下密院研習密宗四部。因此，隸屬格魯派傳承的菩提法林，在學院課程的安排上，亦不離這樣的次第。

放下我執、深入佛法

在學院的課程裡，辯經是最主要的學習。目前就讀十六年級《俱舍論》同時也擔任辯經老師的大樂法師（Sonam Dechen），向我們解釋學院中辯經學習的

重要。「為什麼藏傳格魯派把辯經當作非常重要的學習方向？因為要達到大乘究竟的佛果位，對於法、經典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。得到道次第的果之前，是需要道次第的因，什麼是這個因？就是對於經典的聞思修。但如果在聞思修的過程中，僅止於個人的聞思修，幫助不大，因此透過跟大眾的學習辯經，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過程。在大眾中有很

多不同的根器，不同的根器在互動的學習當中，像經由辯經，可以知道自己有哪些錯誤的見解，逐漸放下我執。如果沒有透過辯經，對於經典的了解與認識，可能無法很深入。」

辯經的次第學習

「在學院的課程中，剛開始著重於理路的思考，所以一至三年級安排攝類



◎菩提法林的法師們令人難忘的辯經示範。（照片提供：紫竹林精舍）

學。四年級開設因明學、四部宗義，在四年級的過程當中，關於理路的思考，及心與心所的了解，慢慢地愈來愈重要。五年級釋量論的課程，比較著重於四諦的了解。釋量論主要為理路與因明邏輯思考的重要論典，因為佛陀所宣說的四諦屬於基礎而重要的教法，所以五年級釋量論的學習階段，在四諦的學習啟蒙非常重要。六至十年級的《現觀莊嚴論》主要為道次第的學習，也是十一年級較深奧難懂《辯了不了義善說藏論》的基礎。然後再進入到十二至十四年中論的學習，這是有關道次第的正見。十五至十七年級《俱舍論》則是對於心、心所、界、根等計數的類別的了解。最後，安排兩年的時間學習戒論，對於戒律進行探討。目前學院已有學僧完成十七年級俱舍論，即將進入十八年級的學習。」

唯有完成戒論的學習，才具有參加格西考試的資格，也才能再進入密續的學習。然而，對於現階段尚未恢復比丘尼傳承的藏傳阿尼而言，在戒論的學習上如何被界定審核，以順利進入下一階段，圓滿顯密的學習，往後的二年，令人引領企盼。

難忘的辯經示範

看來靦腆的大樂法師，談起辯經的課題時，語氣和緩但卻堅定。在示範辯經的40分鐘裡，四位阿尼彷彿回到僧院辯經場的一角，拋卻了初到異地的陌生，生動活絡地展現屬於她們生活的真實面貌。一步趨前、一個擊掌、一句「哦，剎剎」、或是激辯時猛地一個大轉身，雖然礙於語言的隔閡，無法理解辯論的內容，但他們眼神中那對法的熱忱與懇切，卻撼動鼓舞著在場的每一個人。

菩提法林的生活 奶茶加大餅

在菩提法林，早餐是一杯奶茶加一個大餅；午餐時一飯一菜；晚上或是麵，或是飯。雖然物質生活極為簡單，「法」卻使得一些人不曾望之卻步地凝聚在此。法樂法師與大樂法師，談起她們這段求法之路。

橫越山嶺 為求法樂

「我18歲出家，出家後在西藏尼僧院待了兩年。在那裡，初八、初十、十五、月底都有法會，沒有時間念書。也



◎在菩提法林，物質生活極為簡單。除了簡單的作務：打掃、輪值廚房等外，阿尼們在學院生活中的主要的學習，是經論的背誦與辯經。
(照片提供：菩提法林)

因為西藏的尼僧院在中共的統治之下，一切都得按照他們的規矩來，不但要我們學中文，並依其安排的課程上課，根本沒有辦法學到佛法。後來我想，如果去印度會不會好一點，便開始籌備去印度的計畫。

我離開西藏時，家人並不知道。這之間我走了25天，腳和身體都受了傷，再加上我的糧食帶得不多，一路餓到尼泊爾。我們所走的路是山路，早晨休息，半夜趕路，提心弔膽，最擔心的，還是怕被中共抓回去。歷經25天的逃亡，終於來到尼泊爾的難民招待所，那兒提供了我們一些食物，總算有了個安頓。

但這兒並非久留之地，我們又從尼泊爾輾轉來到達蘭薩拉，除了供給衣服，也安排與達賴喇嘛見面。見到法王時，我好感動，當法王用手為我們加持的那一剎那，這一路所有的辛苦都忘記了。法王一一詢問我們想做什麼工作、想去哪裡？當時我回答想去尼泊爾的尼僧院。因為尼泊爾柯盤寺最初的建造者是我的舅舅。之後，又聽說南印有個尼僧院辯經很厲害，教理的學習也很好，於是我便改變主意，選擇到那兒學習。

家人對於我的決定感到很驚訝，但我還是決定到南印的尼僧院，也就是菩提法林尼眾辯經學院。算算我自21歲來到印度，轉眼已經過了15年。」

法樂法師說到這裡，停頓了一會兒，彷彿是那段逃亡的日子，終於可以告一個段落了。

「目前我安住於此，覺得很快樂。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跟隨達賴喇嘛學習，一再一再地親自跟著他學習佛法。」

「初到菩提法林，最困難的是對教理的學習與記憶，還有我一直生病，但後來都漸入佳境。我最初來這裡是希望能夠完成五部大論的學習。因此，當遇到困難時，我就會憶念起當時的心願，而提起心力繼續學習。」

法樂法師是學院的維那師，當洪亮而圓潤的梵唄聲一起，修行生活中的所有的困頓與挫折，都在這專注虔誠的吟誦中化開散去。

離家千里，尋求大樂

「我來自不丹。小的時候，父親就已經往生，家裡只剩我和姊姊與母親相依為命。年紀稍微大時，我就認為結婚生子對此生並沒有太大的利益。因此當

閱讀到出家尼僧的傳記後，我常想這樣的生活也不錯，對於此生來世都有幫助。但我的母親卻反對我出家，她認為出家尼僧的生活很辛苦。19歲那年，我趁著到印度朝聖的機會，留在印度出家了。兩三年後，母親才知道這個訊息，到印度來看我。了解我在學院的生活及學習狀況後，母親便比較放心，也隨喜我的出家。

出家的前十年，我一直在生病，加上語言的隔閡，造成學習經典上的困難，所以剛開始時非常辛苦。使我堅持下來的最大因素，是來自於對法義追求的熱誠。我對法義的研討及辯論非常有興趣，這使得我不管面對任何的挫折，都咬牙堅持下來。而在偶爾回去探視母親時的機會裡，看到在家人的辛苦及想到處在輪迴中的痛苦，這都更增強了我的出離心。」

幾天的交流當中，大樂法師雖還有初到台灣的陌生與羞怯，但一談起辯經或藏傳佛法時，肯定而堅決的神情流露著。或許就是這般肯定與堅持，讓她在面對修行生活的挑戰時，從不放棄。

藏文經典背誦

在菩提法林，除了早、晚課誦及藏文文法的學習，國際組織亦支援教授科學及英文。尼僧院中的師資，主要來自鄰近甘丹與哲蚌寺的喇嘛。菩提法林除了特別著重辯經的學習，背誦藏文經典更是每日的例行功課之一。在每年六、七月的年度會考中，尼僧們都得通過三項考試一經典內容的筆試、臨場抽題的辯經以及背誦該年級的經文。

面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藏文，是從小在台灣受教成長的法喜法師一項極大的挑戰。

「1997年達賴喇嘛台灣弘法之行後，我認識了藏傳佛教，覺得自己是這樣的根器，便決定出家。1999年到了印度，經由上師指示，在2000年正式進入菩提法林學習。由於之前沒有藏文的基礎，剛開始什麼都不懂，只會一句搭希搭勒（藏語：吉祥如意）。由於語言不通，學院便安排了一對一的語言教學。

班上的同學剛開始拒絕和我辯經，這令我感到很難過。後來找了個機會，將班上所有同學找來，以有限的藏語告訴她們：『我從大老遠跑來這裡，



◎此次來台參與台藏尼僧交流活動的4位阿尼：左起法喜法師、寶成法師、法樂法師、大樂法師。
(照片提供：紫竹林精舍)

就是為了要學習佛法。你們為什麼不跟我辯經呢？雖然語言不通，但我還是非常虛心地想要向你們學習，而你們竟然不給我一次辯經的機會。」班上同學向我說明，因為其中有些人受過中共的迫害，又搞不清楚中國與台灣的关系，認為我是中國人，所以才會排斥我。

雖然經過解釋，同學們開始接受我。但由於語言的障礙，我還是遭遇許多挫折。有時同學跟我辯經，辯到一半轉頭就走掉，說我實在是無法理解，根本不想跟我辯。上課時，老師講課的速度非常快。一個小時的錄音內容，我大概要花四個小時的時間找資料、做筆記，這是我當時艱困的學習狀況。雖然如此，可是我告訴自己，這是自己的選擇，必須要撐下去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即

將升上七年級，上課大致可以聽得懂，只是一堂課下來，佛學名相多又深，光是中文我就不懂它的意義，何況是用藏文來理解。有時上課時，我的老師和同學都笑成一團，我還問說你們在笑什麼，他們反過來笑我怎麼聽不懂。

學習佛法的過程中都會遇到障礙，只要是法，它都是深奧難懂，而且個人修行的體驗，都是點滴滋味在心頭。我期許自己有足夠的福報智慧資糧，能夠慢慢地調整這一顆心，往學習更好的目標邁進。」

台灣心經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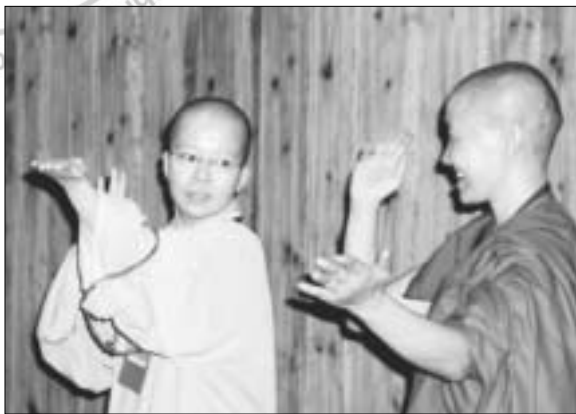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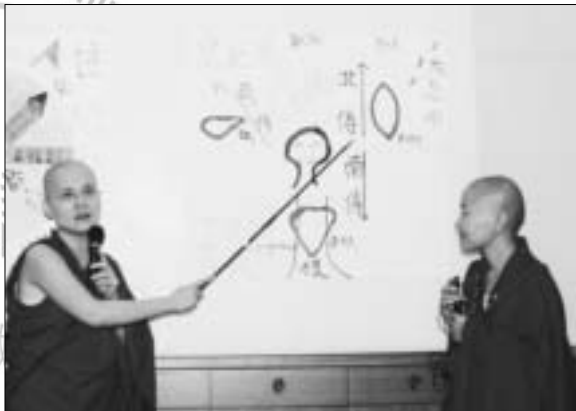
如何讓菩提法林尼眾辯經學院的阿尼們，無論是個人修行或尼眾生涯的規劃上，能有更多面向的思考？在

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的促成下，2005年7月，菩提法林辯經學院選派了4位阿尼到台灣，與台灣佛教作經驗交流。一趟台藏尼僧交流，除了參與香光山的研習營之外，她們也到香光尼眾佛學院，為學生講授課程。另外，在高雄紫竹林精舍，觀摩專為居士設計的佛學研讀班上課狀況後，4位阿尼表示內心有極大的觸動。

尼僧可以做更多

對於這幾天的交流，大樂法師提及以前曾聽過的對尼眾的偏見，感慨地說：

「以前有人曾對我說過：『你們尼眾辯什麼經。只要閉關、持咒，為什麼要學什麼經論、辯經，沒有用的。』他們對尼僧的地位是如此地不重視。但來到台灣的這幾天，看到台灣尼僧這般用功精進，地位如此崇高，印象很深刻，也使我對尼僧角色的定位有了重新的認識。在個人方面，我會好好用功學習佛法，在此世盡好一個尼僧的角色與責任。如果有能力，我也會告訴別人我所學的法。對其他女性修行者，希望他們能夠學習經論，因為這非常殊勝，出家



◎台藏尼僧相互交流，學習彼此的經驗。（照片提供：香光山）



眾的話，要能在實修、精進上做很好的示範。」

栽培膽量與學識

9歲就出家的寶成法師，推推黑框眼鏡，也有所感觸：

「當我來到香光尼僧團紫竹林精舍，參觀研讀班的上課後，確實給了我不同方向的一個思考。以前，我認為只要好好在此世做一個阿尼，持守戒律，從沒有想到自己能否有這個膽量與學識，將所學的法告訴大家。」

轉頭望了望翻譯的法喜法師，寶成法師又對著訪問的鏡頭點頭說出：

「我期許自己在學識上更精進，也能多提升膽識，將所學的佛法教導別人，做饒益眾生的事。」

自修也利他

達賴喇嘛曾經對菩提法林的阿尼們談到，完成學院的學習後會有三種方向：第一是閉關，第二為留在學院當老師，第三是可以出外去弘法。而畢業後閉關修行，常是阿尼們的第一選擇。法樂法師也曾這樣期許自己：

「我常想，如果自己完成經論的學

習後，希望有機會可以學習密續，再開關進修。但在這幾天的參訪過程中，我告訴自己：要再精進的學習，提升自己的心力，才能幫助別人。雖然我曾說要去閉關，但心續總是變化無常，我想如果可以將自己所學的告訴別人，這樣也是很不錯。」

致力顯密融合

法喜法師在這次菩提法林阿尼們來台的兩個月期間，是翻譯也是活動主要的接洽者。有時因一整天不停地翻譯解說而顯得疲倦，問她累否？她都搖搖頭說：「只要能夠饒益佛教、饒益一切有情，我都會非常歡喜地去做。」

而曾經讀過台灣的佛學院，如今又已在菩提法林辯經學院學習了六年，這二種傳統的學習，有什麼差別呢？法喜法師提到：

「台灣的人間佛教做的很廣大，這是我所欣賞與應該學習的，而西藏尼僧的生活屬於紮實安定的修行。如果台灣尼僧在教理上能有次第的學習，應更圓融無礙；而西藏尼僧若能讓心量擴大，將自己所學的與別人分享，這會更圓



滿。未來際，我希望可以為顯密融合，盡自己的一分心力。」

藏傳佛教女性的新天空

思惟無常 把握人身

通往菩提法林的黃土路，夏天塵土飛揚，雨季泥濘難行。這條路，從來都不好走。是什麼支持著阿尼們一再舉步前行呢？腦海中浮現起法喜法師所說的一段往事。

「我剛去的第一年，幾乎每天都在哭。我每天看著達賴喇嘛和另外一位上師的照片祈禱，靠著他們的加持，才能支持下去。有一陣子，我被跳蚤咬得全身非常地癢，我傷心地問著自己為什麼此時此地是在印度。不提修學佛法，光是身體的障礙，就很難跨越。」

後來我跑去找老師，老師問我：『你非常痛苦，是嗎？』我回答：『對，我非常痛苦。』老師聽完後，便帶我到二樓的陽台。當時天空下著雨，街上的牛群正好要回家。老師轉頭告訴我：『你看看那群牛，下雨天還要工作，被他們的主人鞭打。而此時此刻的你，站在僧院裡，穿著這一身僧服。你感覺得到暇滿人身的可貴嗎？更何況你

目前的苦有輪迴的痛苦嗎？』往後，每當我碰到痛苦，都會想起老師的開示，提起心力往下走。

剛到尼僧院時，我滿懷抱負、理想，我跟老師說了很多未來的想法，什麼顯密融和，正法永住、教化吉祥，饒益一切有情眾生。可是我的老師卻告訴我：『你覺得你可以活過明天嗎？』這句話讓我知道要把握當下，把握每一刻、每一天，盡好自己做修行人的本分，盡力而為。」

在南印延續正法

目前菩提法林辯經學院正在興建新大殿，一磚一瓦都要努力籌措，學院中的尼僧協助工程進行，挑磚、搬瓦，顯露著對佛法住持的堅持與期盼。已經遠流的藏傳佛教，回到佛教的故鄉—印度，希望從此延續，從此成長，從此提供佛教女性修行的美麗天空。🏠

問：能否說明一下菩提法林辯經學院在西藏的歷史地位，及比丘對尼僧院的看法？

答：菩提法林是屬格魯派的傳承，以前並沒有以辯經為主要學習的尼僧院。藏傳的尼僧院雖然出現得很早，但尼僧們都在個人學習，不然就是閉關，依自己選擇的修行方式修行。至於格魯派的啦嘛對於尼眾主動學習辯經，日後可能會成為女格西的想法是：只要妳的生命裡有足夠的功德與知識，我們都隨善女格西的出現。再者，達賴喇嘛也曾經到我們學院開示。達賴喇嘛指示：好好學習，未來際女眾如果有足夠的知識、有經驗，在女眾的佛學院裡，就由女眾自己擔任老師，由女眾自己管理自己。這是達賴喇嘛的開示，當時，男眾僧團也都聽到了，他們沒有其他的意見。

問：五大論中的戒論涉及比丘尼戒，您們怎麼安排未來戒論的課程？而不能完成戒論，又怎麼參加格西的考試呢？

答：雖然考取格西需要完成五大論，而戒論關係到比丘尼戒，可是戒論並不只有比丘尼戒，還有沙彌尼戒。拉薩有個佛學院，他們也有戒論的課程，而且學生的對象不限出家眾，還包括在家眾。所以，研讀戒論，不只比丘尼戒，還包括沙彌尼戒，出家、在家一起研讀。達賴喇嘛也曾提到，雖然藏傳佛教的比丘尼制度還沒完成，未來際可能會先出現女格西，至於比丘尼戒的傳授還會再做研究。

問：剛開始學習辯經，如果不滿意或很不順暢，心情該如何調適？

答：在辯經過程，如果有「我較懂，他比較不懂。」的心念是不對的。因為辯經會因個人的學習、對經典的理解而有不同。在辯經過程中，我們都要非常注意自己生起的心念。而辯經要學得好，最主要是心力問題，以及對經典的興趣。

如果辯得不好而感到傷心難過，但是傷心難過並不是法，如果把傷心難過的時間，拿來深入經典，對法的學習應該會更好。又可以思惟「法的思惟跟學習，需要一再地觀察學習思惟的，需要很長久的時間。」如此思惟，應該就不大難過了，這是個人經驗的提供。